

01 從急診

卓美玲

咱人從出世到過往，加減仔有機會去病院走一逝。我讀小學進前，規年迴天從急診袂輸咧行灶跤。等我讀國中身體較勇，就無啥機會閣去急診「鬥無閒」矣。

頂工和同窗的做伙去損野球，換我上場的時，bat-tah 擰好勢想講：「若無 hōng-bú-láng，上無，嘛有安打。」結果球無損著，我顛倒去予球擊甲昏去送急診。規个急診室袂輸菜市仔，人是插插插，有發燒的、有車禍相拚的，嘛有冤家相拍送來遮的，醫護人員逐个是無閒頤頤。

抽四管血，電光嘛翕好勢，醫生講等檢查的報告出來，若無啥物問題就會當轉去歇睏。橫直愛等，無，就先眯一下，目睷拄瞋瞋就聽著有人咧大細聲。一个淋酒醉的查埔人嚷講：「底時才換我看啦？等規半晡是咧創啥？」這個人聲嗽耷閣大嚨喉空，急診室的厝蓋是強欲夯起來！上好笑的是伊閣唱聲講：「我捌陳院長，啊若鄭議員和我是換帖的！」護理師和伊講道理，仙講嘛講袂伸揸，真正是歹年冬厚脍人。急診處理病人有分五級，第五級的有當時仔愛等一、兩點鐘久，這是誠四常的。有一个醫生無細膩喃一句：「哎！橫柴夯入灶，誠害！」這个無衛生閣無智識的酒恠聽著隨掠狂，從對醫生面頭前欲擲欲拍，閣雄雄咬人的

指頭仔。自我生目睷發目眉，頭一改看著醫生予人按呢蹣蹣。諄！做醫生嘛誠危險，拄著這款代有影衰！好得佳哉，我無欲讀醫科，無，若搪著橫霸霸的就愛做肉砧。

檢查報告出來了後，醫生詳細共我說明，是講這个醫生毋是頭拄才予酒恠的咬著？注一筒破傷風，手指頭仔的空喙糊糊咧，攏免歇喘，就親像干樂全款隨從去服務病人。

新聞不時咧報病院欠跤手，誠濟醫護人員寧可辭頭路轉去食家己，嘛無愛予人凌治。我想人佻人愛互相，咱愛尊重醫護人員的專業，醫護人員定著嘛會用疼心對待患者。無，後改若破病送急診，急診煞放空營，無人共咱鬥相共，按呢敢通？

02 無蟳仔的蟳丸

陳雅菁

擔頭的桌仔頂啥物都攞有，鯊魚煙、肉皮、菜頭、粉腸、大腸，逐項攞予人看著喙瀾涵涵津。嘉義人講是「滷熟肉」，北部人食的是「烏白切」，啊若阮臺南人慣勢講「煙腸熟肉」。

你若來臺南叨叨，行入去 Sa-khá-lí-bah 內底，原本恬惔惔的巷仔內，有一搭誠鬧熱，彼箍 lê 仔攞是點心擔，阮規家伙仔上愛食的是彼擔煙腸熟肉。頭家手裡的菜刀佇砧頂面咧跳舞，綴咧跳的有時是菜頭、煙腸，有時是大腸、蝦繭。阮對細漢到今上煞心的是一種號做「蟳丸」的點心。伊猶未切進前是圓圓仔一塊若菜頭粿的形體，欲食的時，頭家會共伊切做四四角角，黃色的外皮，內底是白色的番薯粉漿摻紅色的蝦仔，閣有小可仔通光的馬薺，看著真藝術。外埠頭的人見若看著，誠少人叫會出伊的名，毋捌的占較大面。其實佇嘉義嘛看會著這項點心，個遐號做「蟳粿」，講起來嘛真趣味，無論蟳丸抑是蟳粿，內底竟然攞無蟳仔！

會記得頭一擺食蟳丸的時，我問阿爸：「是按怎我攞無食著蟳仔？」阿爸應講：「因為蟳丸內底無蟳仔啊。」「啥物？這恰太陽餅內底無日頭的意思毋就相聞？」我目睷禡

甲足大圈的，斟酌相對桌仔頂彼砧蟳丸去，心內感覺足懷疑，是按怎毋是叫做蝦丸咧？

大漢了後才知影，我上愛食的蟳丸本底是酒樓的菜色，毋是普通人食會著的，而且佇咧林久三先生所寫的《臺灣料理之彙¹》這本冊就有記錄。日本時代的蟳丸真正是用蟳仔做的，雖然毋知影伊是按怎對酒樓演變到煙腸熟肉擔；毋知影原料是按怎對蟳仔變成蝦仔，毋過伊若親像貴氣的公主無細膩走入去民間全款，煞予我這個老百姓會當親近閣兼了解伊的好。

「蟳丸加切寡喔！」逐擺阮翁若參我轉去臺南，攞會綴我去煙腸熟肉擔食點心，我定著會共伊交代這句話。馬薺入喙口感脆脆，蝦仔氣味芳閣鮮，搵一屑仔鹹甜仔鹹甜的豆油膏，雖然坐佇無冷氣通吹的擔仔位，毋過食著這項故鄉的滋味，心內就若颺著涼風全款遐爾仔秋清。

¹彙：唸做 khîm

03 來去宜蘭佈田

Ng Ū-thiām

人講：「一粒米，百粒汗。」最近有機會去佈田了後，才知影按呢講確實是「規攞好好——無錯」。毋但百粒汗，欲講千粒汗、萬粒汗嘛講會得過。莫怪以早足濟作穡人攞希望囡兒序細會當去都市做別款工課，莫恰個全款佇田裡作穡。

毋過有一个少年人，顛倒對臺北搬轉去宜蘭，因為個阿公過身，伊共無人欲作的水田承落來，堅心毋濺農藥、毋噴除草劑，嘛無欲用化學肥料，就是希望有一个對大自然友善的環境。若半暝睏袂落眠，伊就去田裡拈金寶螺，莫去予個共挂佈落去的秧仔食了了，等天拍殍仔光，就規袋提去曝。因為伊的堅持，連水鳥仔都去遐作岫，生滋後一代。

幾個家庭恰伊合作，一個月一擺，去伊的田裡共伊鬥相共，實際體會田園種作的滋味。阮兜無車，著愛佇四禮拜進前拆火車票，若跤手傷慢買無坐票，著愛倚規路，按呢就費氣矣！會記得頭一改參加的時陣，先步輦去附近的廟寺，提阮攢的甜路參拜土地公，請伊共阮保庇，向望有一个好年冬。

繼落來就行去已經有紡田、犁田、淹水的水田，天頂

閣有白翎鷺咧飛，誠實是生態足好的所在。逐家共褲跤擎起來，共淺拖仔褪佇路邊，襪仔的長度愛超過跤頭跌，按呢行佇田裡較安全，嘛較袂予蟲咬。阮就行佇軟軟的田岸，邊仔的田塗已經用畫逝的輪仔畫做一格一格，滿滿的十字記號佇塗裡，等阮佈田。

共跤對田裡擲懸的時陣，動作愛慢，才袂因為倚袂在，佇田裡跋跋倒。逐家行到上頭前，共秧船的秧仔提起來，向腰倒退行，佈入去十字記號頂懸。今仔開始會講會笑，五分鐘後就無氣力通講話矣。阮倚佇田裡一點鐘，那佈田那拈金寶螺，若腰脊骨痠疼，就倚起來伸輪一下，擲頭看天頂，彼種忝的感覺就綴白翎鷺做伙飛去矣！

尾仔阮坐火車轉來的時陣，我就共阿母講，原來一粒米是按呢種出來的，真正無簡單！後擺食飯的時陣，我一定愛全部攞共食予完。